

中国新闻名专栏 | 社评

□本报评论员 刘文宁

# 学生及家长的“功利”取向是怎么来的?

相比法律判断,教育制度的优劣、眼下未来的得与失,权衡起来更为复杂。因此,对教育制度改革的艰难应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正值暑假,五花八门的培训班再现热潮。而由北大知名学者主讲的、针对北京高中生的暑期班,档次不可谓不高,却居然报名者寥寥——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包括“数学的思维”、“现代天文学”、“过去的生命”、“文学名篇选读”、“数字化与智能化世界”等7门课,只来了180多位中学生。

高中生缘何不买北大教授的账? 报道分析,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课程创意与高考保持距离,意在扩展中学生视野,培养其学术兴趣。而教育专家分析,现在不少学生及家长过于“功利”,大家似乎都觉得,分数高,考个好大学,将来拿高工资就是成功。

因此,“视野”与“学术”就难免被冷落。事关教育话题,时常看到“两军对垒”,一边是教育专家,苦口婆心地说,成功的教育必须激发学生的兴趣,顺应学生的天性,让孩子充分发挥专长,做与自己兴趣相关的工作,才会感到幸福;另一边是家长和教师,一致认为“考试唯大,分数至上”,课堂之外,还要让学生插上所有周末及假期,上培训班,读教辅导书,做练习题。兴趣成了奢侈,天性也无暇顾及。尽管专家们指出,这样的“功利心”使得孩子们的“天性”与兴趣都被无情地扼杀了,实际上是对教育本质的误解,是对人性的不尊重”,但家长及学生对此却只能报以苦笑。

在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应试教育“紧逼”的条件下,家长不想想方设法让孩子全力以赴考名校,还能有什么更明智的选择吗? 将学生及家长的“功利心”完全归咎于

应试教育,似乎有些武断,但又不能不承认,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彻底取消考试的现代教育制度。围绕高考,相关改革一直不断,包括各地自主招生、自主招生、特长生制度,以及最新消息说“高中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情况可作为学生评优、高校选拔的重要参考”等,但都不足以与应试“抗衡”。公众当然期望现行教育制度能让学及家长们少些“功利心”,但就现实来看,还有相当的距离。

于是,每逢寒暑假,“禁补令”之下,各校的补课行当雷打不动。即使是开拓学生视野的课外阅读,不少学生读优秀作文、读哲理小品,读小说,也是为了考试能得高分,试图用自己的写作找到范例和捷径,其功利之心昭然若揭。就此,《文汇报》7月18日给学生课外阅读支招儿:“视野宽一点,口味杂一点,品位高一点……只是不知这样的‘轻松阅读’倡导会得到多少学生的响应。

在很多领域,针对某种现象,法律通常可以给出是与非、白与黑的判断。相比之下,教育制度的优劣、眼下未来的得与失,权衡起来更为复杂。因此,对教育制度改革的艰难应有充足的思想准备。与此同时,公众不仅望子成龙心切,更明白教育于国家和民族命运而言的举足轻重,因而对教育改革寄予厚望,这无疑也给了改革者巨大压力。

正如时下诸多有待改进的领域一样,教育领域的问题同样无可回避。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学校课程设计、升学选拔机制等都需要充分吸纳教育专家的建议,同时结合我国实际,给出更科学更周密的设计。而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课题。

图说 □赵春青/画



## 诱惑

随着杭州下沙某集镇拆迁工作的推进,一股潮流也随之而来,家长们半逼着子女快点结婚生子——据《钱江晚报》报道,因为相传,拆迁户中一人能拿到几十万元补偿,独生子女有双份。照此计算,如果赶在补偿结束前怀上孩子,可以多得上百万元。上百万元确实是笔巨款。可“相传”的信息难免让人有些“遐想”:一旦事实并非如此,那匆忙结婚生子会带来什么后果?凡事冷静点没坏处,贪念过重,麻烦往往会接踵而至。

大众话题 □黄哲斐

北京某公司驻重庆办事处欠中建工集团某分公司工程款680万元,长达三年,法院也判了,但对对方迟迟不给钱。近日,被逼急了的这家公司心生一计,让职工组成讨薪队,自编讨薪版的《嘻唰唰》歌曲,踩着债户单位上班的节拍,“载歌载舞”去讨债——据报道,唱歌讨薪的效果不错,很快对方便答应先支付100万元。

与制作挂历、贺卡和扑克等讨薪方式相比,唱歌讨薪法显然“技高一筹”,更易打动

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有话直说

□吴抗民

# 政策房审核系统早该升级了

济适用房购房资格的9.1万户家庭重核其购房资格的举措,想来是一种补救。

中购限价房如是,中购经适房的造假情况甚至更加严重——被武汉市市长称为“政府丑闻”的武汉市经适房摇号中购“六连号

事件”,千万分之一的概率都能成功上演,足以说明一些地方经适房审核系统的落伍。

其实,从技术层面而言,政策房的资格审核系统完全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相关措施不是想不到,而是没有扎实推

行,以致放纵了政策房申购的混乱局面。

升级政策房申购的审核系统,并依法追究弄虚作假者的相关责任,北京能够做到,其他地方也应该能做到,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圈点新闻 □阿黄

## 体验当患者

●新闻——  
“当了一天患者,看病不托关系、没找熟人,才体会到患者看病有多难!”据《北京日报》报道,日前,北京19家大医院的院长以普通患者身份到各医院交体验后,聚在一起交流“当一天患者”的体会。

●圈点——  
到今天才知道患者看病有多难,这些院长们或者平时身体好没怎么得过病,或者即使得了病,也是守着医院,方便得很。更希望这些院长们有了感受之后,能多想些办法,尽可能让患者看病别再这么难。

## 给烟囱美容

●新闻——  
河南新密市环保部门最近大搞“清洁家园、美化乡村”百日行动,意在改变形象——据《河南商报》报道,其中一条举措就是要求各耐火材料厂美化烟囱,将砖砌外表刷成蓝白相间颜色。

●圈点——  
再怎么给烟囱“涂脂抹粉”,也掩盖不了其冒黑烟的事实。逼着企业花上千元为烟囱刷漆,犹如一些地方为应付上面检查,给荒山刷绿漆、种短命树等做法一样,这样的“政绩美容学”只会招来人们的讥笑。

## 雷人旅游线

●新闻——  
“参观上海倒塌楼房,看世间人情冷暖,看史上最强大腐渣工程,看官商勾结敛财内幕,看房奴人生百态”——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辽宁一旅行社在原有线路新增上海倒塌楼房“景点”,被网友称为“史上最雷人的旅游线路”。

●圈点——  
是够雷人的。不太相信新闻中说“游客目前的反应还不错”,感觉更像是旅行社的炒作。大老远的花钱受累跑去看一幢倒了的楼房,如今的游客真有这份闲心?而该旅行社能借一新闻热点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也不算枉费心机。

# 唱歌讨薪:歌声中的几多无奈

人。只是,同样的酸楚涌上心头——从实质而言,唱歌讨薪与跳楼、爬吊塔等方式一样,都是无奈之举。

看看这一讨薪队经历的“悲喜三部曲”:第一天遭遇对方十多人的冷眼围堵,尽管讨薪队唱了三遍,舞也跳累了,但无功而归;第二天改变了策略,不只在门前唱,而且围着对方人员的身边唱边跳;第三天乘势而上,终于让对方改变敌视态度,甚至看到精彩处还起劲鼓掌——一天后,便答应即支付100万元。

唱歌跳舞,本是件发自内心的、表达美好的事情,为了讨薪而载歌载舞,说什么也不可能高兴得起来。即便是唱歌时脸上漾着笑,但那

也是一种硬挤出来的笑,一种讨好的笑,尽透着无奈和悲凉。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明明是理亏,明明兜里揣着钱,却还要逼得人家用这样的方式被几经折磨后,再如同恩赐般地,挤出骨似地拿出一部分钱来,这是何等冷血?有道是:世上最冷的莫过于人心。对此,唱歌讨薪一幕可谓给出了一个形象的诠释。

这些年,讨薪方式不断升级,花样翻新。问题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制约欠薪的机制,铲除欠薪的土壤,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讨薪方式的花样翻新将不会停止,“老赖”也不会绝迹。

人物简介:杨建华,1970年初中毕业分配到沈阳鼓风机厂当钳工,现为沈阳鼓风机(集团)公司高级工人技师。2008年1月,他创造并实施的“离心压缩机鼓风机电壳拼装制造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被称作“中国焊接机壳拼装制造第一人”。

刚进厂时,我主要干安装风机壳的活儿,产品多数销往国内,改革开放,我所在的企业发展非常快,设备、技术越来越先进,市场越来越大,对我来说,施展技术才能的舞台也越来越大。

离心压缩机和鼓风机是石油、化工、治

# 舞台越来越大 生活越来越好

金等大型成套设备的“心脏”。这两种产品主要由转子及机壳构成,我的工作就是制造机壳。那时,机壳完全是铸造的,每生产一个铸造机壳,就要经过造型、砂型及浇注等工序,周期长,造价高。

1992年时,我厂决定将压缩机机壳由铸

造改为焊接拼装。我主动请缨担任了攻关任务。我带领几名工友连续攻克了“中分法兰反变形”、“进出口风管成型”、“筒体两端板曲率”等5道难关。3个月后,鼓风机第一台铆焊拼装的压缩机壳诞生了!我不停研究、改进、发展原有技术,1997年创造性地推出

压缩机组壳“一、四拼装法”工艺方法,形成一套规范性操作规程,机壳生产从此实现质的跨越。

## 我和我的祖国

时出现日全食,白天会变成黑夜,要求亮灯行驶,确保过往民众和矿车的安全通行。”据悉,南桐煤矿、东林煤矿、红岩煤矿等多家单位在日全食期间,地面绞车全部亮灯及鸣笛行进,重要通道的路灯被重新开启,处处灯火通明。

“三娃子,你快下来,日全食要发生了。”万盛工矿棚户区改造工程施工现场,李兰拿着对讲机,大声通知塔吊司机停下到地面休息。“今天会出现日全食,工地会重新进入

压缩机组壳“一、四拼装法”工艺方法,形成一套规范性操作规程,机壳生产从此实现质的跨越。

从开始制造“铆焊拼装机壳”到2008年末,我领导组装了近千台,为企业创造效益3亿多元。1995年,企业一次奖励我一套三居室住房。从2000年我开始享受工人专家待遇,今年开始享受首席工人专家津贴,生活真是越来越好。

(杨建华口述 本报记者 顾威整理)

## 我和我的祖国

# 重庆能源集团:日全食发生时……

时出现日全食,白天会变成黑夜,要求亮灯行驶,确保过往民众和矿车的安全通行。”据悉,南桐煤矿、东林煤矿、红岩煤矿等多家单位在日全食期间,地面绞车全部亮灯及鸣笛行进,重要通道的路灯被重新开启,处处灯火通明。

“三娃子,你快下来,日全食要发生了。”万盛工矿棚户区改造工程施工现场,李兰拿着对讲机,大声通知塔吊司机停下到地面休息。“今天会出现日全食,工地会重新进入

黑夜,此时施工不安全。”李兰讲:“指挥部通知暂停施工,日全食结束,能见度恢复后再进行施工。”

在棚改工地,在南桐特种水泥公司新生产线建设现场,很多工人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有的戴着墨镜,有的举着焊工护目镜,争相观看日全食。“我第一次看到日全食,真是太壮观了。一辈子可能就只看到这一次。”霍永祥与旁边的工友黄永明说。

(本报重庆7月22日电)

## 公众“被动接受涨价”尴尬了谁?

(上接第1版)他认为,在没有足够说服力和水价构成理由的情况下,“上涨0.3元已经是居民所能接受的上限。”

这一发言引起与会消费者代表的共鸣,一位听证代表会后对记者说:“现在垄断经营的企业胃口很大,依靠垄断优势家家说自己亏损,最终又把亏损通过涨价转嫁给消费者,而善良的消费者只能一次次被动接受,这种现象不合理。”

## 民意调查:95%的居民反对涨价

当天持续3个多小时的听证会,最终成为一次消费者代表不断追问供水成本和供水企业亏损真相的“质询会”。

听证代表杨柳青认为:城市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现在却是企业盲目发展背上包袱,最终把亏损转嫁消费者。听证代表曾明认为,既然兰州的供水企业亏损,为什么法国的成立雅水务集团还要以17.1亿元的超高溢价收购兰州自来水公司45%的股权,买断30年的供水特许经营权?有消费者代表提出,水价适度上涨可以理解,但水价的亏损依据是什么?水价的成本应该如何计算?自来水行业是垄断行业,应该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水价的成本进行监管,并对供水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审查和核算,向社会公布。

记者了解到,类似的质疑早在听证前就已经成为当地的“主流民意”。作为兰州曹家厅社区工作人员的消费代表刘燕萍就在会上公布了辖区居民的民意调查:95%的居民反对涨价,3%的居民表示可以无奈接受,2%的居民表示无所谓。

(上接第1版)实弹射击时,取消以往射手的队列动作,改用战术动作到达射击位置;射击中枪械出现故障,也由射手自行排除;根据战场变化,射手戴防毒面具进行实弹射击;在夜间实弹射击时,取消一切照明设施,完全在黑暗条件下进行。

今年5月7日这天,师里没打招呼,抽查考核四连。四连官兵按照实战化要求,5公里武装越野,400米障碍,5公里乘车行军,3种射击等连贯实施,全连92%达到优秀成绩。

在四连驻地的墙上,除了贴有枪靶图、微型胸靶标外,还有装甲战车单兵侦察、战场监控、通信传输、作战装具和防护等五大单元的新型信息化装备示意图。而在驻地门前的射击成绩墙上,命中50环的满环官兵的名字也密密麻麻占满了空间。看着这些场景,记者想到一个问题,时代在发展,我们的神枪手在精确制导的信息化战场上还有用武之地吗?四连的干部回答说,从群众性大练兵,科

技大练兵一路走来,官兵们有自己的“定盘星”,那就是,军事训练从机械化向信息化条件下转变,可能不好高远,无论什么兵种,首先应该把握自己的底线,这是因为,最为拿手的话,也往往是最低本的功夫,必须训练细致,训练到实,训练到位。在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速度成为制胜的一个决定因素,作为装甲步兵,只有熟练地掌握手中的武器,练就更为快捷的枪法,打赢信息化战争才不是一句空话。

的确,随意找个四连的官兵看看,他的膝盖、两肘处,都有一层厚厚的老茧,在其右肩窝处,也留有顶着枪托的明显痕迹,这是他们苦练基本功的印记呀!

“当兵要当神枪手,铁甲今日更风流”,这是四连官兵爱唱的一首歌,“盯着明天战场,练精手中武器”,这是四连官兵常说的一句话。历史和荣誉交相辉映,一代代神枪手不辱使命,“神枪精神”也将光照军旗后人!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邓中夏,1894年10月出生,湖南宜章人。1914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哲学系学习,1923年毕业。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曾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为骨干,发起组织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被选为书记,邓中夏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从1920年4月起,邓中夏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主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22年5月1日,被选为长辛店工人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同年7月,他出席党的二大,参与二大宣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他又先后当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杂志。1923年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总务长。在上海大学任职的二年中,他聘请了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任弼时、李达、肖楚女、李立三等一批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中央任命他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与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争。1932年调回上海坚持秘密斗争,任全国赤色济总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工作时被捕,随即被叛徒供出身份。蒋介石闻讯后亲自过问,并令立即将邓中夏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禁。在狱中,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他对狱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说:“请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邓中夏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英勇就义,时年39岁。

